

DA ZHONG ZUI XIN MING JIA XIAO SHUO KUAI DI CONG SHU

大众最新名家小说快递丛书

只有你

知道我的迷惘

主编：冯 敏 崔艾真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只有你知道我的迷惘

主编 冯敏 崔艾真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只有你知道我的迷惘 / 冯敏, 崔艾真 主编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1.5

ISBN 7-80094-987-7

I. 只...

II. ①冯... ②崔...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2609 号

UBAA32/05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 100021

北京市忠信诚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875 字数 407 千字

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 价: 26.00 元

季节的姿态

中国每年生产多少部小说？没有精确的统计。有人以“百千万”代之：即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以数百部计；每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以数千篇计；每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以数万篇计。这大体反映了中国当下小说生产的规模。

于是就有了披沙拣金的工作，就有了各类的月选和年鉴。但无论怎样选，遗珠之憾或挂一漏万总是在所难免，尚且不论选家个人眼光的局限和阅读好恶。如此才有了编撰这套丛书的动机，不是月选不是年鉴而是一种季节的姿态。我们想以一个季度的眼光打量当下小说，不近也不远。

当然，它只是万千姿态中的一种，它只是我们回眸苍茫大地时的一个小小的手势。我们会尽量避免与别个选本的重复，为的是读者的利益。我们也会在选文中体现当代精神，务求我们的选本紧紧地贴近时代贴近生活。我们将把那些于当下文坛最为活跃的新锐作家的作品介绍给读者，作为他们对时代脉动的把握最为敏感最为直接。重作品而不重名气是我们这套丛书遵从的原则。

春夏秋冬，四季寒暑。天行健，万千资始；地厚载，品物流行。这是自然界的大象。新人辈出，风格纷呈。有时文，必有时论。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这是文学界的小象。好的小说永远应该有生动活泼的形式，好的文字既要反映社会又要直指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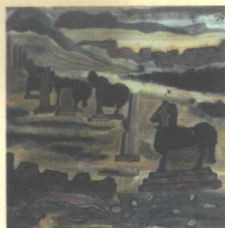
是为出版前言。

编者

策划编辑：阎世宏

责任编辑：谢 晖

封面选自严阵的水墨画“荒芜”



大众最新名家小说快递丛书是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的名牌丛书。本系列丛书由《小说选刊》的著名编辑家冯敏、崔艾真精心选编而成。为了及时反映小说创作的状态，本社将在全国范围内的小说精品中选择最优秀、最具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佳品杰作供读者阅读与欣赏。

ISBN 7-80094-987-7



9 787800 949876 >

ISBN 7-80094-987-7/I·512

定价：26.00 元

目 录

荆 歌	再婚记.....	1
苏 童	桂花连锁集团	60
张 欣	拯救	109
迟子建	五丈寺庙会传奇	154
袁玉姣	红了樱桃	197
张小小	马庙村西头	233
王安忆	小说二题	296
阿 成	举目蒿莱	311
彭见明	说说	318
聂鑫森	火烧蝙	329
石钟山	没有吹响的军号	336
王建平	明亮的黄昏	350
潘向黎	只有你知道我的迷惘	361
漠 月	墙上的裂缝	379
戴 来	意外的凉快也就格外地凉快	394
庞天舒	战争体验	413
钟物言	哦，女人	472
洛艺嘉	小说二题	484
阎世宏	你往哪里走	520

再婚记

荆 歌

—

吴阿姨扳着指头算了算，男人去世已经六年零八个月了。丈夫刚刚去世的时候，她总担心记不住他的忌日，在家里的每一本挂历上，都做了记号。大约是一年之后，她就熟记了这个日子，新的挂历上，已经无需再用笔给那个日子画圈了。但有时候深夜起来小便，一开灯，又看到了挂历上有个圆珠笔画的圈圈。等她回到房间里，圈圈又没有了。

吴阿姨的床很小。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她就开始睡这张床了。那时丈夫已经病得很重，他一定要将四肢打开，放了满满一床，才觉得稍稍好受些。你若是要他变成一字，或者单人旁，哪怕变成人字，他都会哇哇大叫。他只有成为大字的时候，才平息下来，皱着眉头睡觉。这样一来，吴阿姨就没地方睡了。就是吴阿姨的一个枕头，放在床上，也常常被那个“大”字的一撇或者捺脚踢下来。吴阿姨只得另弄一张床来。她选择了一张最小的床。长里当然不能缩，睡觉伸不直脚，那真是比死还难受的。况且床也是不作兴长里头缩尺寸的。可压缩的，就是阔里。吴阿姨说，少翻翻身，就是了，从前还有人在扁担上睡了一晚呢。吴阿姨说，房间里如果再挤进一张大床，人就转不过屁股来了，房间就不像房间，倒像是招待所

了。吴阿姨在这张窄窄的床上睡，白天平均十五分钟就要伸一个懒腰。她说，骨骨节节都锈牢了，不活动活动，人就动不起来了。当然后来她开始习惯了。她不仅一夜不翻身，就是白天也不伸懒腰了。吴阿姨说，现在就是用绳子把她裹粽子一样绑起来，她也能安安稳稳地睡。但是吴阿姨夜里还是睡不好。那是因为她男人经常要叫她。他不是要喝水，就是要小便。或者就是让她起来帮他敲几下脊背。水只喝一口，小便也就是对应的几滴。敲背敲了几下，也就不要敲了。他说，敲轻点，再轻点，你要把我敲死了！吴阿姨说，我已经敲得很轻了，再轻的话就跟不敲没有什么两样了。男人说，那就不要敲吧。吴阿姨有时候也很怨，既然只喝一口水，既然只小几滴便，既然敲与不敲也差不多，那就不能熬一熬么？我一天忙到晚，夜里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能不能让我也好好睡睡？男人听了，像妇女一样哭，抽抽搭搭，把枕巾也打湿了。吴阿姨于是说，你晚上还是喊我吧，谁让你是病人呢！这天夜里男人就喊吴阿姨，喊的次数明显多于以往。有一次，他叫吴阿姨起来，只是让她帮他搔搔痒。吴阿姨睡眼惺忪，想对他说，痒你就不能自己搔搔么？但怕他哭，就忍了，没有说。

男人去世以后，吴阿姨应该睡到大床上去。她可以把身体摊开，摊成人字、十字、大字都可以，而不必再一整夜不翻身了。但吴阿姨最终还是睡小床，把大床搬到巷子口，三十元钱贱卖给了人家。吴阿姨说，奇怪得很，她一睡上大床，就会立即闻到一股臭气。那就是从她男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臭气，是汗臭、尿尿臭的混合，里面还夹杂着一股病人所特有的药腥气。一闻到这股味道，吴阿姨的心里就难过得不得了，就会半夜里忽然撑起身子，问：要不要喝水？要不要小便？或者是：要不要敲敲背？要不要搔痒？夜里睡不好，白天就昏昏沉沉，眼圈黑黑的。尤其让吴阿姨感到吃不消的，是她一旦在大床上把自己

摊开，她就再也动不了啦。四肢像麻痹了似的，动都不能动，更不要说翻身了。所以取小床而舍大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间房间虽然不大，但因为放的是一张特窄型的床，也就显得多少有些空荡。吴阿姨又是个爱清洁的人，连一双拖鞋也不愿意乱丢的。因此房间看上去更空。男人活着的时候，吴阿姨一直因为清洁问题而与他怄气。她最难容忍的，是两样东西：一是他在家也居然随地吐痰。他吐痰的声音很响，射出来的痰都呈直线，在地面上似乎能溅开一朵痰花。痰又多，噗噗乱吐。吴阿姨提供了痰盂，他还是改不了要直接吐到地上。吴阿姨曾出一下策：要在家里铺上豪华的羊绒地毯，把一家一当，所有的积蓄，都用来买一屋子地毯，就当是用一张张人民币来铺地，看他还敢不敢往地上吐！女儿小妹说，他有什么不敢的，吐几口痰，又不是把地毯点把火来烧！只是脏，脏了又不要他洗，他有什么不敢的？那时候儿子小弟还正常，他也和姐姐一样，反对母亲买羊绒地毯。他说，因为赌口气，而将一家当都扑上去，这样做未免太孩子气了。吴阿姨不论多么倔强，多么固执，只要小弟一劝她，她是不会不回心转意的。她偏爱这个儿子。小时候，家里每天早上都要煮一个鸡蛋，给小弟吃。吴阿姨怕小妹不高兴，向她解释说，弟弟正在发育，长身体的时候，要多点营养。小妹嘴上说知道的，心里却想，我发育的时候呢？怎么没有这种待遇？我也是发育过的，我这胸口头的一对东西，又不是生下来就这么大的。让吴阿姨恼恨的另一桩，是男人的香烟蒂。他倒不是随地扔烟蒂，但他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当作他的烟缸。他通常是将烟头在墙上捻灭。其他分别是（以使用频率为序）：桌子边沿、鞋底、玻璃台板、花盆、药瓶盖。吴阿姨有一次还发现，他的衣服口袋里，都有着一个烟头。她跟他不止一次为此吵，他却说，你这是有洁癖，有洁癖是很不好的，疙里疙瘩要生病的！谁知生病的不是

吴阿姨，而是他。

因此男人去世以后，吴阿姨想，这屋子里终于可以保持清洁了，再没有痰和烟头了。吴阿姨虽然心里空落落，但觉得有了这份清洁，也算是一种补偿，也不错。她记得以前吵嘴，男人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哪天我死掉了，你就干净了。

人一离开人间，走的速度就很快了，不用坐飞机火车，一走就走到六年零八个月这么远的地方去了，并且还在飞快地走下去。比起这种一去不回头的旅行者，活着的人倒显得生活平庸，日子缺乏色彩。吴阿姨觉得男人的身影面容十分清晰，但他由于走得远了，看上去总是有点陌生。吴阿姨翻了几只抽屉，才找到一本相册，里头夹着许多男人生前的照片，这里集中了所有男人生前的照片。吴阿姨翻翻，看看，最后轻轻地对男人说，对不起了啊。

其实吴阿姨并不觉得有什么对不起男人，到电视台去参加中老年征婚交友节目，并不是她的初衷。那都是女儿小妹怂恿的。报名、与电视台约定时间，都是小妹在一手操办。吴阿姨对男人说，是你的女儿这么起劲，跟我是没有关系的。当然，她又说，节目还是要我亲自去参加。我已经答应了，到时候穿一身西装去，头发染一染，脸上还要化一点淡妆。女儿说，电视台的人已经说好了，这一档节目，摄像机会加上一只柔光镜，目的是让中老年朋友的皱纹看起来不太清楚。这是想老年人所想，急老年人所急。也算是向电视观众撒一个美丽的谎言。电视台说了，征婚速配，仅仅是一个方面，而给广大电视观众以美的享受，才是更重要的。

二

吴阿姨的儿子从前是不呆的。他面孔长得漂亮，性格也像

女孩子。吴阿姨上街买菜，他总是跟着，帮助拎菜篮子。有人就对吴阿姨说，你这么宠儿子，其实是不太好的，把他培养得一点点阳刚气都没有了。看上去比你女儿小妹还要文静嘛！吴阿姨，只怕他以后长大了，连老婆都不肯讨呢！就算他讨了老婆，你要觉得不习惯的，会感觉到儿子一下子被别的女人抢了去。这样，对你正确处理好新颖的婆媳关系是很不利的，对他们小夫妻的小家庭生活也没有好处。吴阿姨，人家都说，娘娘腔的男人，恐怕性功能都是有些问题的。吴阿姨你总不希望你儿子结婚后被女人瞧不起吧？

男人死时，小弟呆呆地坐着，就是不哭一声。吴阿姨说，小弟啊，你哭呀，你大声地哭哭，送送你爸爸呀！小妹说，爹死了弟弟连眼泪都没有一滴，他的心肠不知像谁，这么硬。吴阿姨说，他不是心肠硬，他是跟他没有感情。你爸爸的面孔上，整天没有笑，冷冰冰的，孩子怎么可能跟他好？小妹说，我觉得爸爸蛮好的，脸一点都不冷冰冰，就是他的遗容，也是笑咪咪的。吴阿姨说，女儿总是跟爸爸亲，你爸爸对你也比对小弟好得多，小弟怎么会对他有感情？要是我死了，小弟一定会哭得死去活来，不信你以后看好了。小妹说，妈妈你不要说这种不吉利的话。你说爸爸对我比对小弟好，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我看倒是他对小弟比对我要好得多。他出差带一个馒头回来，总是给小弟吃，你看到过他给我吃了么？吴阿姨说，那是因为小弟正在发育。

小弟高中毕业以后，被分配到肉联厂工作。领导对他说，你勇敢一点，拿点男人的气概出来。这些都是猪，又不是人。即使是人，你也不要怕它们。男子汉大丈夫，要是碰上战争，还不照样杀人如麻，餐肉饮血？而你只是杀猪，并不让你杀人，你没必要害怕的。只要尖刀子用点力，一捅下去，就行了，比你唱一首卡拉 OK 还要容易。领导鼓励他说，第一次

杀，总是有点抖抖嗦嗦的，这是正常的。我在武警部队第一次执行任务去枪毙一名犯人，紧张得差点小便都失禁了。我那一枪偏偏打得不准，犯人吃了子弹，还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我好几夜都没有睡稳，老想起那双眼睛。但是，枪毙的人多了，也就习惯了。这跟劈一块硬柴、敲碎一块石头没什么两样么！复员后组织上安排我到肉联厂来，不再枪毙人，专门枪毙猪，我就觉得很轻松么！万事开头难，慢慢习惯了，就好了。我敢保证，你在这儿呆上一年半载后，你杀猪都有瘾呢。你要是一天不捅上几刀子，一天不看见血从喉管里往外冒，吃饭都不香，睡觉都不甜呢！

可是半年不到，小弟的神经就出了问题。据肉联厂的人讲，他的刀子就是不往猪的喉咙里捅，只是割掉猪的尾巴，或者耳朵，或者就是将猪的眼睛生生地戳瞎了。他把猪搞得发疯似的叫。大家都说，小弟已经不是一般的喜欢虐待动物了，他的神经一定出了问题了。不把他送到医院里去查一查，恐怕要惹出什么事来呢。

小弟抓过医生手里的一个压舌板，对准医生的肚子就捅。医生吓得猪一样尖叫起来。大家把小弟架住。医生说，不用查，也知道他患了精神病了。医生对吴阿姨说，是精神病，而不是神经病。神经病的叫法是不确切的，它是专指神经系统的疾病，比方说失眠、神经痛。而精神病，就是脑子出了问题，就不是个正常人了。像你儿子，就是精神病。像他这样的病人，不仅不能上班，还得家属严加看管才行。

吴阿姨不相信小弟就这样疯了，她带他去了上海好几家医院。结果每个医生，无一例外都被小弟捅了一“刀”。不是用听诊器，就是用血压计。有一个女医生，被小弟随手操起的圆珠笔捅了一下，部位是她裸露的左肩。圆珠笔头戳进女医生的皮肤里，油墨就怎么擦也擦不掉了。女医生说，你这是替我文

身啊！女医生对面的男医生对女医生说，你不要生气了，就当是一颗美人痣吧。女医生说，十三点！哪有美人痣长在肩膀上的？

吴阿姨希望肉联厂能给予一定的经济赔偿。吴阿姨说，小弟的病，完全是杀猪杀得吓出来的。要是他不去杀猪，就不会得这样的病。肉联厂领导却认为，杀猪吓出精神病，这样的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肉联厂那么多职工，甚至还有女职工，每天不知要屠宰多少头生猪，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变成精神病，而只有小弟一个脑子出了问题呢？领导说，不要说杀猪，就是杀人，也不会引发精神病的。我在武警部队的时候，经常要枪毙犯人，一响一条人命，不还是神经很正常么？领导认为，小弟这个人，本来就有点与众不同，会不会你们有家族史？如果有这方面的基因，那么，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诱发精神病的，比方说失恋、失业，等等。吴阿姨听了肉联厂领导的话很生气，她说，她可以保证，她以及她的上代头，她男人以及他的上代头，没有一个有精神病的。肉联厂领导胡说什么“家族史”，只是想推卸责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吴阿姨将考虑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此事。

吴阿姨真的很伤心。到了她这把年纪，最关心的就是子女的生活了。小妹结婚不到一年，就离了婚。吴阿姨对她说，我当初就反对你嫁给这个人的，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好，在我眼睛里看出来，街上走来走去的人，十个里头有九个比他好。他的个头太矮了，我是相信“矮子肚里疙瘩多”这句老话的。我一直觉得这个女婿是不理想的。可你却死也要嫁给他，好像天下世界没有别的男人似的。现在好了，结婚还不到一年，就离了，吃亏的还是女人啊！小妹说，好了好了，妈妈你不要再说了，我的内心痛苦极了，你要是再唠唠叨叨地说我，我就只有寻死了。吴阿姨于是倒过来劝女儿，既然再也睡不到一张床上

了，离就离了吧。好在你们没有孩子，有了孩子就没有这么便当了，心头要多一块牵挂了。现在你还只有二十几岁，离了，还一样再找一个称心如意的。没有小孩，二婚头跟大姑娘也没什么差别的。现在人家都说，也没有多少真正的大姑娘了。那些谈过男朋友的姑娘家，有的都刮掉过好几个孩子了，跟你这样的二婚头比，甚至还不如呢！小妹说，妈妈，你不要再说了，二婚头二婚头的，难听死了。

吴阿姨不再说什么。但她心里想，小妹你不要嫌我烦，你当初的一步走得是错里错了。那个鬼男人，什么样子？你居然看上他，你真是有点贱了。我的意见你是一点也听不进去，你吃亏就在眼前了。那时候，我叫你不要让他在我们家里过夜，你偏不听，说什么如果不这样，那么就是你到他家去过夜。不是我骂你，你是只小骚×呢！你还好意思在房间里尖叫，我感到难为情死了。你也不想想，你的叫声被你弟弟听到会怎么样？被我听到了怎么样？被隔壁邻舍听到了又怎么样？那时候你是什么都不管了，好像拾到了一个金元宝，稀奇得不得了。现在看看，还不到一年，就要离婚了。你一个二婚头，再嫁人就不值钱了，比不得人家黄花闺女了，要找到像样的男人，真的那么容易么？人家条件好的男人，当然不愿意找一个二婚头；而肯跟你这样的二婚头结婚的，一定不是什么好货色了，至少也是二等品三等品，甚至次品了。

小妹离婚之后，手上的金戒指，脖子里的一根黄白金项链，都被男方讨还了。小妹对吴阿姨说，手指上，脖子上，觉得空荡荡的，心里很不踏实，妈妈，你能不能借我三千块钱，让我去武装武装？吴阿姨说，强盗因五贼外甥，你问我借，我知道你是借而无还的，因此我不借给你。我的钱，要留着给小弟的。小弟这样一来，就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了。我不可能照顾到他老。等我去了，如果没有一点钱留给他，他就没有好

日子过了。

小妹只好买了一百多块一根的假金项链用用。这一点被一名目光敏锐的中学化学老师看出来了。化学老师说，我一眼就看出，它表面的光泽不对。他表示，等他们结婚的时候，他要送一条真的给她。小妹看着他，似乎在说，那你还不如现在就送给我呢！但化学老师说，现在还不行，现在我们的关系还没有最终确定，是所谓名不正言不顺，不能乱送瞎送的。他也有过一次婚史，介绍他们认识的人坦城地说，这种事情，两下条件对等的比较好。如果一方条件稍稍优越些，那就容易形成一方歧视另一方的局面。对大多数人来说，对方是二婚头，总会有些在乎的。但若你也是个二婚头，那么就没有资格来嫌弃对方了。小妹你说对不对？尤其是我们做女人的，结过一次婚，就没有资本来挑三拣四了，女人就是这样的。就像东西用过了与没有用过，当然不会是一样的。反过来倒是男人，离了几次婚的，还照样娶人家小姑娘。女人与男人，就是不一样的。小妹啊，这样看来，虽然你也是二婚头，人家也是二婚头，但你还是占了点便宜的。因为女人离婚后再找小伙子，这样的事是很少听到的。

化学教师与小妹第二次约会，就提出来要跟她上床。他家里的床很旧，床靠的地方有两个明显的黑印迹，那显然是他和他从前的老婆靠在床上看电视弄出来的。到了这张床上，小妹感到有点恶心。特别是，他居然还从床底下勾出一双女人的塑料拖鞋来让她穿。拖鞋粘着蛛网，上面的污垢画出了几个明显的脚指头印。小妹把这双拖鞋又踢进了床底下，她没有脱鞋就上了化学老师的床。她想对他说，才第二次见面，就这样，好像不大好，不大文明。可是他不容她分说，他的动作又快又熟练，一下子就深入到核心了。小妹于是也顾不得什么了，只管享受化学物质分泌所带来的好处。然而事后她还是对他说，这

样做，是不是太草率了？他说，都是过来人了，这一套都是心知肚明的，又有什么必要羞羞答答呢？

小妹对化学老师这个人，基本上是不满意的。他个头不高，头有点秃，还有口臭。而他的家，包括他这个人，都给她以“旧”的感觉。是色彩暗淡，还是陈设零乱？好像都不是。小妹想，就是时光倒退二十年，她还是会觉得他“旧”。而小妹骨子里却是个喜欢新的人，她对一切新的事物，都充满了热情。因此想到自己将要跟这么旧的一个人共同生活，自己整个也就堕落到灰蒙蒙的“旧”中去了。小妹当然要感到黯然。但理性的声音告诉她，像她这样的女人，在再婚的道路上，已经不具备什么实力了，因此许多事也只能是降格以求。据介绍人说，在学校化学老师多年被评为优秀教师，他的一份教案，还上了互联网呢。而且，在现在人们普遍有下岗之忧的形势下，教师的职业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小妹啊，你要抓住机遇，看清形势，不要太清高了！小妹禁不住笑了起来，因为在她听来，介绍人是在说“抓住妓女，看清隐私”。

结果小妹还是没有成为化学夫人。他们一共上了十来次床，就分手了。小妹觉得，这个男人是打心眼里不把她来珍视的。与其跟他受苦，还不如一个人过日子呢。小妹不相信，我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尽管离过婚，会与性苦闷相伴终身，要找几个男人上床，应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我还不至于老到男人在我身上有便宜而不占的程度，我不结婚又怎么样。就算家里不方便幽会，我还可以到男人的住处去嘛。我相信十个男人中有九个是愿意为了我而到宾馆去开一个房间的，地方绝对不会成为问题。那个臭教师真是气死我了，我上夜班让他送我到单位，他居然不肯。不肯倒也罢了，你猜他的狗屁理由是什么？他居然认为，我不是处女，就没有必要护送我。他大概觉得，我既然有婚史，即使半夜里在路上遭人强奸也无所谓。他

真是大方得很呢！他也不想一想，要是有人将我先奸后杀，难道也是无所谓的事情么？

吴阿姨有阵想通过把女儿赶出去的办法，来促使女儿早点再婚。在吴阿姨眼睛里，离了婚的女人，就是有些贬值了，总不至于像美元那么坚挺吧。而小妹一旦超过三十，那就几乎成为作废的钞票了。吴阿姨说，你早已长大成人，如果不是离婚的话，你都该做妈妈了。而你现在却还整天赖在家里，难道要我养你一世不成？小妹说，妈妈你话一定要讲清楚，我可是有工作的人，每月至少也有八九百元的收入，怎么能说我是靠你养活呢？要说养一辈子，小弟才是要你养一辈子呢！吴阿姨说，你不要牵小弟出来，他得了这种病，你还要牵他的头皮，罪过不罪过？再说他也不是完全靠我养，他们肉联厂，不是还每月给他二百四十元生活费的么？要不是我去吵，每月比现在还要多十元呢。当然，我是想多争十元来的，不想反而被他们扣去了十元。小妹想，妈妈真是有点老了，喜欢唠叨了。关于小弟生活费的事，我作为这家庭的一份子，怎么会不清楚？可是我听她噜苏了几十遍了。这也要怪她不好，当初肉联厂决定给小弟二百五十元一个月的，可妈妈却去吵，说二百五不好听，要求加十块。肉联厂厂长说，既然你嫌二百五不好听，那就拿掉十元吧。这十元是妈妈的肉里钱，是从她肉里挖出来的，是挖了她的肉。一提到小弟的生活费，她就会神经质地唠叨个没完，你看，她的嘴角边都泛出白沫来了。

吴阿姨说，你尽管是有工资收入的，但你每月只交给我两百元，两百元除了伙食，还要管水电费、垃圾费、小区治安费、绿化费、电视收视费、家庭用品折旧费，是无论如何不够的。这是一。二，我一日三餐烧给你吃，你不付给我保姆费，也要出搭伙费。你揩我的油，准备揩到哪一天为止啊？

小妹说，你既然这么容不得我，我就走好了。不过，我们